







尚書註疏卷第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傳

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

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
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
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
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
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
稷之篇皆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傳

因臯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

當言

○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

禹拜曰都帝子何

言予思日孜孜

傳

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所

陳言已思口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

音臯陶曰吁如何

傳

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傳

言天下民昏墊溺

皆困水災

○浩戶老反墊丁念反音務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

子乘四載

隨山刊木

傳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

乘標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也。乘音繩。川苦安反。轆井倫反。漢書作轆如淳云

絕絕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橐形如木箕。轆行泥上

尸子云。澤行乘絕。絕音子。絕反。樛力追反。史記作樛

徐音丘。遙反。漢書作罔。九疋反。行下。孟反。徒士雅反

下同。說文云。袁。斲又莊下反。暨蓋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

新殺曰鮮。與蓋。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

云鮮。予決九川距四海。澹澹距川。澹澹距至也。決九

州石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畝。方百里

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澹。澹畝深之。至川亦入海。畝

王犬反。澹故外反。廣。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

光浪反。深尸鳩反。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

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

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

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

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

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

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

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

民鮮食之

○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釐必滅反

懋遷有

無化居

傳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績者勉勸天下徒有

之無魚鹽徒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績

○懋音茂鹽余

廉

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傳

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

治本

○烝之丞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傳

言禹

功甚當可師法

○當丁浪反

傳

帝曰來至汝昌言。正義曰皋陶既為帝謀帝又呼

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皋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口攻政勤於臣職而已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可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人色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輻輳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

蓋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
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
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
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
勦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
皆是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欲言孜孜
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因臯至當言○正義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
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
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臯陶爲帝舜謀者以此
而知也○**○**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
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
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
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夜孜孜不
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息之意○**○**
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瞽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瞽
摯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
神昏瞽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困此水災也鄭

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
 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
 泥行蹈屨音蕘山行卽橋丘遙反徐廣口橋一作葦
 几王反葦音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櫟泥行乘蕘子
 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蕘山行則櫟居足反蕘
 形如箕櫟行泥上如淳云蕘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
 路也慎子云爲蕘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櫟或作櫟
 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櫟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
 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櫟木器也如今輦
 牀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
 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輻與蕘爲
 一標與櫟輦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
 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川木刊
 木爲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
 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
 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奏謂至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

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旣言刑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禽獸人以進食。距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旣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艱難至鮮食之。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

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難危之厄故
 舉難得食之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
 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
 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
 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
 記未有此言也。○**圖**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
 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
 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
 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
 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
 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
 而去當滿而來也。○**圖**米食至治本。正義曰說文
 云粒糲也今人謂飯為米糲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
 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
 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
 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已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
 怠自言已之勤苦所以
 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傳 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

輔臣必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下鳥路反又並如字惟動不應後志

傳 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

帝志○應應對之應後胡啓反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

美○施始豉反重直用反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傳 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禹曰都至曰俞正義曰禹以

臯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

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
 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臣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
 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其重
 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
 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
 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
 相親近也。**○**言慎至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
 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
 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為念
 下惟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
 耳。**○**侯待至帝志。正義曰侯待釋詁文帝先能
 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
 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
 從也。**○**昭明至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
 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
 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
 天下太平祥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

謂四時和祥瑞籙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帝曰：臣作朕股肱耳。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目

傳

言大體若身

肱音古
肱古弘反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傳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

宣力四方，汝為

傳

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予

欲觀古人之象

傳

欲觀示法象之服制

觀舊音官
又官喚反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傳

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

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

蟲直
弓反

作會宗

彝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

龍華蟲為飾

○會胡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

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

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

備曰繡

○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黼黻徐本

與青謂之黻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

以五采彰施于

五色作服汝明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

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下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袞

工本
子念反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

傳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

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

化汝當聽審之

○出如字又尺遂反
注同納如字又音內

予違汝弼汝無

面從退有後言

傳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

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

不在時

傳

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眾頑愚

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侯以

明之撻以記之

傳

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答

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

○撻他未反又他達反笞勅疑反

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

傳

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

傳

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

而颺道之

○颺音揚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傳

天下人

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否

方有反徐音

傳

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

鄙任汝鳩反

傳

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

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

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

方為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

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

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

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
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
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
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
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旣言其須臣
之力乃摠勅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
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
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
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
者以識之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
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
使我自知得失也又摠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
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
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
○言大體若身。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
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
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左右至成我。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

為慮是左右得為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
 產人君當助教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
 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
 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為人事重當
 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為之故言汝
 為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
 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圖]布力至為
 之。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
 政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圖]欲
 觀至服制。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
 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
 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圖]日月至旌旗。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旌旗
 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
 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
 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為辰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
 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
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以云畫之於衣
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仰日
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
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
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
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
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
之總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
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
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
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
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
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已
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
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
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
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

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
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
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
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
也天子山龍華蟲耳。會五至爲飾。正義曰會
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
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
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
會之下故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
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
禮有山龍夔夔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
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
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
華蟲爲飾者帝王草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藻
水至曰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
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
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罔鄭司農云謂圓形
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

得其衣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
米者粉之在粟其狀如米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
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釋器
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
刃白而身黑黼爲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字
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
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
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爪者副之
中以絺爲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
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
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
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
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別禮鄭玄注
亦然剛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
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六數不過十二故王
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
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
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

云蒸取有文火取矣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
 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
 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雌彝而已粉米白
 米也絺讀為黼黼絜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
 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
 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
 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
 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雌也周禮宗廟彝器有
 虎彝雌彝故以宗彝為虎雌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
 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
 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
 絜以為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
 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其引此文乃云此古
 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
 於旂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
 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
 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繡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
 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水三章裳四章凡十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雌為首虎雌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締繡之義摠為消帖但解宗彝為虎雌取理太迥未知所說誰得經旨○**禮**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入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前而之尊故令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

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
 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
 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衣在上為陽陽
 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所重
 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
 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
 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
 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
 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令
 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木性施於
 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
 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
 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士自
 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虎云
 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
 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旌
 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
 服以結之。

傳

言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

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
草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
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
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
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入
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
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
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
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
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
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
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
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
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
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
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
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

知以告已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
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
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
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
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
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
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
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
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
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
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有怠忽則音
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四近至察之。正
義曰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
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勅
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勅之衆頑愚讒
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
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

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
之人故設為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
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
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
外經傳無此官也。當行至其道。正義曰禮射
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
之教射禮有序實以賢詢眾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
惡也筈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夫罪刑
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
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
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
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
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
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
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
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
以三耦射一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

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
 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
 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
 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
 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
 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
 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
 家諸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
 ○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
 也欲並生哉摠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
 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工樂
 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工是樂官則
 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
 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
 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天下至威之○正義
 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任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
 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
 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

善之人罪或大
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生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

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

功車服以庸

○

獻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帝舉是

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

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

上惟賢是用則

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

○ 應應對之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

功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

愚並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丹

朱堯子舉以戒之

○傲五報反字又作慕好呼報反

傲虐是作罔晝

夜額額

傳

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

○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額五客反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傳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踐行舟言無度羣淫於

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

○殄徒見反

予劓若時娶

于塗山辛壬癸甲

傳

劓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

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

○娶促往反復

扶又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傳

啓禹子也

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

水土之功故

○呱音孤子如字鄭
辨更反度徒洛反

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州十有二師

傳

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

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

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至于丘千馬云而五千里
為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

又弼成為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為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

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

傳

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

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

○薄蒲各反徐扶
各反長之丈反五

長眾官
之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傳

九州五

長各蹈為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彼列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傳

言天下蹈行我德

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疏

禹曰俞至惟敘。正義曰禹既

得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
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
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眾賢皆共為帝臣言其可用
者其眾也帝當就是眾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
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
而驗試之明顯眾人所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
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
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
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
臣不是不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編布同心
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
木之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虐是其所
為為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頡頏然恆為之無休息又
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

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判朱之惡若是也故要
於塗山之闕歷辛壬癸甲四日而仰往治水其後過
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
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
距至于五千里川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
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
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適相統領以此諸侯各
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二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
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
也帝答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
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光天至廣
遠。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卽此亦爲充言充
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卽四隅爲遠至于游隅舉
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獻
賢至用之。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
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
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
說已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

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
 功能事用是舉賢用入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施諸侯其人見
 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
 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帝用至流故。**○**正義曰
 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
 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
 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
 妄舉也。**○**丹朱堯子。**○**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堯
 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
 。**○**傲戲至休息。**○**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為虐也額額是不
 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額額然縱恣為惡無
 休息時也。**○**朋羣至得嗣。**○**正義曰朋羣與羣聚
 義同故朋為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
 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
 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
 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案下

句云子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
除非効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
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
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
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
創其行之惡耳。○**創懲至害公**。止義曰創與懲
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
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
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
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
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
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
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
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
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斬殛而得為
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
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啓禹至功故**。正義
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

入是至門而開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已子而
 愛念之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
 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書**五服至
 萬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
 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
 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廻邪
 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
 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
 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
 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計九州用二
 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
 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
 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
 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千面方各五千
 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
 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
 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
 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

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
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
得五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
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
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
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一師則州
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
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
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千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
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
成五服而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
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
曰綏萬邦蒸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
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
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
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
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
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

也採合二事亦為謬矣。○**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五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口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之長謂周禮人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為方伯伯謂五國之長其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比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唯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方四方禹五服既

成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

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重直皋陶至惟

曰此經史述為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

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

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

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方四

至美之。○正義曰皋陶為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為

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

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

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

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皋陶故

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皋陶所言九德依

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鄰云歸美

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

形勢非語辭也故

傳以為史因記之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格

傳

曼擊祝啟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

之以搏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

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

○夔求龜反曼居八

反徐古人反馬云搏也球音求搏音搏拊音撫祝尺

叔反所以作樂敵魚呂反所以止樂搏音康歆許金

傳

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

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祝敵

傳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啟明球弦鐘籥各

自互見

○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閣籥余若反互音護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

笙鏞以間

鳥獸蹠蹠

傳

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

率而舞蹠蹠然

蹠音浦問問則之間鳥獸孔以為自舞也馬云鳥獸筍簾也蹠蹠七羊

反舞貌說文作蹠云鳥

獸求食聲迭直結反

箫韶九成鳳皇來儀

韶

韶舜

樂名言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

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韶時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韶

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賢

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於予韶夔曰至允並如字韶諧。正義

曰臯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

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

舜廟堂之上夔敢擊祝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

以謠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

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
 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鼓鼓合
 樂用祝止樂用歌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
 舞其容踰踰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
 九成以致厥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
 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
 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
 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為成功所致也。○夏擊至明
 之。正義曰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
 為祝故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
 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敵狀如伏虎
 背上有刻戛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
 將未戛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
 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籥郭璞云祝如漆
 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掘之令
 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
 鉏刻以木長一尺際之籥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
 名為止戛敵之木名為籥戛師樂也漢禮器制度及

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為然也惟郭璞為詳
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
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
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商頌云
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
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
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
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
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替聾之喪祭宗
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
在卽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
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
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
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
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
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祝故是樂
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
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

者皆總下樂樂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敵當擗耳四器
 不擗鄭言非也。○**圖**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
 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
 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為王者後故
 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
 之後無支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
 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
 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惟先有德也二王
 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
 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
 若暫能然也。○**圖**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
 知是堂下樂也故當曼之祝當擊之上言曼擊此言
 祝敵其事是一故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敵也言堂
 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敵也上言作用此言
 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敵兩見其文明球弦鐘
 簫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鐘鏞也
 簫管也琴瑟在堂鐘簫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
 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

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土貴人聲也左
傳入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
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
樂不備也。○**鑄**鑄大至踰踰然。正義曰釋樂云大
鐘謂之鑄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鑄大也孫炎曰鑄深
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厠之代也釋言云
遞送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厠相代之義故間為迭
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踰踰然
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踰踰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
惕惕大夫濟濟士踰踰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
韶韶舞至率舞。正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
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
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人之器皆備也釋鳥云
鸞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
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謂有容儀也成謂樂曲
成也鄭云成猶終也芻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
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

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
 舞也尊者體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
 儀鳥獸踳踳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
 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
 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
 所感以祖考尊神廟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
 之樂摠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皇尊異靈瑞故別言爾
 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
 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
 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
 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
 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
 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圖**尹正至太平。正義
 曰尹正釋言文眾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
 唐虞稽古建言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
 上云祖考來格此言眾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穆也
 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未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任賢
 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

意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

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

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

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樂音洛盡津忍反臯陶拜手稽首颺

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音揚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

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

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屢力具反省悉井反數色角反懈

佳賣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

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 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叢總也脞小也惰徒臥反墮許規反 帝拜曰俞往欽

哉 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至往欽哉 正義曰帝既得夔言用此應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

齊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
趣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
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
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
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則
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
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
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禮用庶至慎微。○正
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
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
勅是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人君奉政天命以臨下
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齊
玄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
事故也。○禮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首首
也儻三十二年元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
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猶如
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

一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
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憲法至其職。正義
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爲
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屢數至懈怠。
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
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
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爲戒。○廣續至其
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爲續是相
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
耳帝歌歸美服屢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
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
臣衆事乃支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叢脞至申成
。正義曰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總聚
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
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
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義剛而文變耳

尚書註疏卷第五

尚書註疏卷第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

圖

分其圻界

。別彼列反九州南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

州鄴子共中國為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

隨山濬川

圖

刊其木深其流

。濬思俊反刊苦安反

任土作貢

圖

任其土

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

之王以是功。或作贛王于泥反。禹別至作貢。正
 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刑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
 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分其所界。正義曰
 詩傳云圻疆者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
 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
 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刑其木深其流。正義曰
 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
 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濟川深其流也。隨
 山本為濟川故連言之。任其至是功。正義曰
 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
 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
 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
 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
 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
 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
 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而隨地所

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六作貢者取下貢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自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五天以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上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拙入夏書或仲虺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



禹制九州貢法



禹貢。正義曰此篇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

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嶼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尊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

摠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上姓三句
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
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
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受
錫之事也。○**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
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
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
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

傳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

行山林斬木通道

○敷芳無反馬云分也
汎敷劔反行下孟反

奠高山大

川

傳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

視

○奠田漏反
傳禹敷至大川。正義曰言禹分布
瀆音獨下同。○**傳**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

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
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之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

川使復常也。○**三**洪水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漫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以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也。○**四**奠定至所視。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恆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茲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敘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秦

蒙旅平九山川旅是
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
堯所都也先施貢

賦役載於書
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

也
冀州。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
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



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竟而東南次

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

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

也自竟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

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

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

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竟州在冀州東南冀竟二州

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竟州以冀是

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京若使冀州之

水東入竟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

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

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竟揚荆豫有川無

山場豫不言平地與州田賦之下始言陔商既從史
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
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書**堯所
至於書。正義曰史傳者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
惟彼陶唐有此與方是與州堯所都也諸川與爲其
先治水先從與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
者言生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雖役
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與州如此則餘
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
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
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
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爲異其意亦同孔也。壺口

治梁及岐

壺口

壺口在與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

水而西

○壺音胡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

壺口

壺口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
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

帝博士必當其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
 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
 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
 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
 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
 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
 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
 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
 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既修太原至于

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

南山南曰陽

○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



高平至

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

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管陽縣是也釋地云廣

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

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當有至于太岳知此岳即

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毓縣
東有霍太山此毓縣周厲王所奔顯帝改為永安縣
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
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
山之南故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覃懷近河地名漳

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覃徒南反底之
履及衡如字橫也

馬云水名漳音
章近附近之近

覃覃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
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

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
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
爾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清縣大屯
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于六百八十
里此沽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沽水出壺關志又云濁
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
水橫流王肅云
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

覃無垓曰壤水去土復

其性色白而壤。壤若丈反馬云天。性和美也。塊若對反。無塊卒而

九章筭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上木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

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士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厥賦惟

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

雜出第二之賦。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音恭。

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稷斂之名往者洪水為災民皆墊溺

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

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

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猶小猶重之於堯舜

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猶小猶重之於堯舜

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
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
第二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
是據人功多少摠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
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
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
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
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上下上錯不言錯下上者
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
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
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
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
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
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
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卽以差等爲
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異州自出第二
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
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恆鄭玄云賦之差

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

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

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

尤井乃此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

全入官矣豈容 **厥田惟中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

輕重頓至是乎 **中** 中竹仲反又如字中馬云上 **田**

之中為第五 **地** 有高下肥瘠非反瘠在亦反 **田** 之至

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

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上地

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

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

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

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

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 **恆**

衛既從大陸既作

田

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

已可耕作

容反



水个耕作。正義曰二水

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恆衛既從同是從

故道也荆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本治

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

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

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恆水出常山上曲

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逾大

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數云晉有大陸孫奕等皆云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

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政于大陸焚焉還卒于

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縣吳

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

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

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

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

河以旁近

大陸故也



夷皮服 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遠服

其反明水害除

○鳥當老反馬云鳥夷北夷國
海曲至害除。正義曰孔讀鳥為

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遼絕不可踐

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鳥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

此居鳥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

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

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

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

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

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

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夾音協註同帶也碣其

列反韋昭其逝反上時掌

反靈方
碣石至餘州。正義曰地輿志碣石山

在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

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

石莫此名同今險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

傳云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瀉爲名計渤海北
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
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異州之境
然後南廻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
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
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山碣石山西北行
盡異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此行則東爲
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
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
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
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
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
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翼竟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
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竟州云浮于濟漂達于河
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
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
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在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
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

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入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竟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東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與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苟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為田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為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惟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異之北上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人濟河惟兗州

濟河惟兗州

傳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濟子禮

反下河竟

竟州

東南至距河。正義曰此下

俊轉反

八州

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

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竟州之境跨

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

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無異近也濟河

間其氣專質性信謙故云竟竟信也淮海間其氣寬

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

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荆

荆疆也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

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

梁青故李巡不釋所

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

河水分爲九道在

此州界平原以北是

。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

入扇津九

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絮七鉤盤

出爾雅

北數爲九

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

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時北行而東

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

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
 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鉤盤鬲津李遷曰
 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
 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
 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故蘇其水
 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人也河水深而大
 也絮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絮絮苦也鉤盤言河水
 盪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
 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
 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遷郭璞云徒駭
 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遷餘
 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
 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
 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
 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
 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
 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
 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

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
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
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
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絮鉤盤
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
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開弓高以東至
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
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
公塞之也。言闕入流拓境則塞。雷夏既澤，濼沮會同
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傳 雷夏澤名濼沮二水會同此澤

濼徐音邕王於用反沮七餘反

傳 雷夏至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
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

下言濼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一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

桑蠶

蠶在
南反

桑上至宅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既

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地高至桑蠶。正義曰：

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

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

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

水害，既除於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

色黑而墳起

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

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音遙

繇，茂條長也。

馬云：抽也。

條，音遙

言草茂而木長也。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

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井上者為土下濕故也。

第六厥賦貞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貞，音正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貞，音正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貞，音正

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也。諸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作十有

三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馬鄭載

本作。治水至州同。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年。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

他州同也。他州十三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

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鯀之功明鯀已加功

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

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

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

行考苑 卷之六十一 及古類

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

漆音七 盛音成

禮地宜至貢焉。正

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

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繒是織繒之有文者是

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

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筐篚而貢焉鄭玄

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

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

女功如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貯貝爲水物

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貯貝爲水物

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盛之也諸

州無織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

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克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濇達于河 **禮**順流

曰浮濟濇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

濇天答反篇 濇作他合反

禮

傳順流至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濇水出東郡東

武陽縣至安樂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

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潔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
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洽于
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洽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徑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
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潔
達于河從潔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
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
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

傳東北

據海西南距岱

岱音代泰山也

傳

青州。正義曰海非可越而

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
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
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
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
遼東也

嶠夷既略維淄其道

傳

嶠夷地名川功少曰略

維淄二水復其故道

傳嶠音隅維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

傳

夷至

故道。正義曰：嶠夷地名，即堯典宅嶠夷是也。嶠夷

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

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

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

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原山東北，至于乘博昌縣入海。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傳 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濱必人反，斥徐音尺，說文

鄭云：斥謂地鹹。鹵，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

鹵，涯魚隸反。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

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厥田惟上下，厥賦

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厥田惟上下，厥賦

中上。**傳** 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傳** 絺細

葛錯雜非一種。○鹽餘古反，絺勅。其反種章勇反。岱賦：絲枲鉛松怪

石。**傳** 賦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石。**傳** 賦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石。**傳** 賦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皆貢之。
賦工犬反徐本作賦谷臬思似反鉛寅專反字從合合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穢缺之

屬
賦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

注

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賦谷賦去

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臬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

之也。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萊音來牧牧養之牧徐音目

一音茂
厥篚檠絲
檠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檠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檠絲是蠶食檠桑所得絲勑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
浮于汶。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

也。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也。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

音問

魚依反水名。徐州。二水至種藝。正義曰。又

藝魚世反。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

水出泰山。蓋縣臨黎。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

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

至此而大為害。尤其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

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詩云。藝之在菽。故藝為種也。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名水

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豬張魚反。馬云

豬。劉東。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仰大也。檀弓云。汚

其宮而豬焉。又澤名。蓋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

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

也。致功而地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

言其可耕也。漸進長包叢生。壠市力反。鄭作菽。徐鄭王皆讀曰

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蕝。字休。

才與反草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丈反叢才公反

田 上黏至叢生。正義曰哉埴音義同考工記明

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禎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禎郭璞曰今人呼叢綴者為禎漸苞

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

五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

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

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王** 燻徒嚴反覆也 **王** 苴子餘反包裹也 **王** 者至

四方。正義曰傳解貢上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為

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

其上燻以黃土燻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

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

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
 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直
 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
 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
 土以所封之方色首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
 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
 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夏翟

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

特生桐中琴瑟 夏行雅反翟徒歷 瑟。正義曰

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雉共為雉名周禮立
 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旒析羽為
 旌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 泗濱浮磬
 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淮夷蠙珠暨魚

傳

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

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

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

二水也蠙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蚘章昭溥迷

反蚌也暨其器○泗水至美魚○正義曰泗水旁

反見賢遍反○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

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

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

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

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

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湖不復有其處耳王肅

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

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厥篚玄纁

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厥篚玄纁

縞玄黑縞縞白縞纖細也縞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縞縞玄黑至當細○正義曰

○縞息廉反縞古老反○縞玄黑至當細○正義曰

徐古到反縞似陵反○縞縞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

○縞縞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

此單言玄玄必有顧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
縉也史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
白縉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河如字說文作荷王可
反云木出山陽湖陵南

海惟揚州



北據淮南距海彭蠡野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



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名祠



揚州。彭蠡至此澤

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
行也夏至溯南冬至漸北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
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水泮北徂是也日
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
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吳南太湖

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

○三江詳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

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震澤英都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

記音致太湖音太湖。地理志云會稽英縣故周

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

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

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

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

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

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三

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

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

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

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

論其水謂之浸。篠簞既敷。篠竹箭簞大竹水去已

指其澤謂之。篠簞既敷。篠竹箭簞大竹。正義曰

布生。篠西了反。蕩徒黨。義曰。澤草云篠竹箭郭

反。或作簞。他莽反。義曰。澤草云篠竹箭郭

尚書疏。卷之二十六。及上

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籊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籊孫炎曰竹關節者曰籊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

竹籊為大竹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釋曰少長曰天喬高也天

於嬌反馬云長也喬其嬌反釋曰少長曰天喬高也徐音驕少詩照反長之丈反釋曰正義曰天是少長

之貌詩曰桃之天天是也喬高釋曰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土惟塗泥釋曰地泉

濕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釋曰田第九賦第七雜

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釋曰金銀銅也釋曰正義曰金

既摠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白金

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

三色也 瑤琨篠簜釋曰瑤琨皆美玉石也馬本作瓊韋昭

音 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也
齒草羽毛惟木 齒象牙草犀皮羽鳥羽毛旄牛

尾木 榎梓豫章 犀細兮反旄音毛 榎音纒又婢善反 章 齒象至豫

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

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

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

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犀用犀草爲上

草之所美莫過於犀知草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

去其毛爲草草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

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

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簞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

之尾可爲旄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

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旄是旄牛尾

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榎梓豫章此三者是

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島

夷卉服

傳

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許貴反

傳

葛越

南海至

義曰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

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興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

服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

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厥篚織貝傳織細紵貝

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傳織細至水物。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

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具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

水物釋魚有文貝傳餘賦黃白文餘泉口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

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厥包

橘柚錫貢

傳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

乃貢言不常

由宛反裹音果

傳

小曰全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

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

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雁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

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詩錫命乃貢言

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

錫貢磬錯皆為非常並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柚

也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

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

荆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

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

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于淮泗

傳

順流而下曰浚浚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

入泗

浚悅專反鄭本作松松

傳

順流至入泗。當為浚馬本作均云均平

正義曰文十年左

傳云沿漢沂江沂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荆及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衡陽惟荊州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荆州。北據

至之陽。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

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

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朝直遙

反。二水至宗尊也。正義曰周禮失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也尊宗也欲其尊上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

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河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

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海水其流過疾又

合爲一其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荆楚之或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

之義以著

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

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

地勢之中

○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
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啖江六曰

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簡江張須元緣江圖

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

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簡江八曰沙提江

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

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江於至

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之中。正

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

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

爲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

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

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

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

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鱗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峽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

沱潛既道 沱江別

箇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沱徒河反潛捷廉反馬云沱湖也其甲泉出而不流者

謂之沱沱江至故道。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

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沱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

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

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

方豆宅之類與潛蓋漢西出蟠冢東南至巴郡江州
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
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榆山與江別而更
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
太沔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
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
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
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
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然彼州山水古
今不可移易孔爲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
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
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
孔舉大略爲發源梁州耳雲土夢作又雲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

有平土丘水去可爲東作賦敵之治

○雲徐本作云
夢亡弄反一音

武仲反徐莫公
反治直吏反

雲

雲

雲夢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
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

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
 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
 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
 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
 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
 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
 單稱夢經之上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
 澤既土其內有平上有高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

治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傳田第八賦

第三人功修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傳土所出與

揚州同傳州先齒草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

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傳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先也傳榘榦栝柏傳榦柘也

栝葉於身曰栝傳榘榦倫反徐勣荀反木名又作櫛
 榦本又作幹故旦反栝古活反馬云

白栝也音夜反。榦栝至曰栝。正義曰榦為弓榦考

此榦是栝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

榦栝漆相似如一則榦似榦漆也。栝栝柏皆木名

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惟用為弓。

榦弓榦莫若栝木故舉其用也。礪砭弩丹礪細

於礪皆磨石也。砭石中矢鏃丹朱類。音脂徐之履反

韋昭音旨。砭音奴。韋昭乃固反。磨音。砭細至朱類

末佐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音。正義曰砭以

細密為名。礪以麤樞為稱。故砭細於礪。皆磨石也。鄭

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砭。魯語曰肅慎氏貢栝矢

石。砭賈逵云砭矢鏃之石也。故曰砭石中矢。

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采。惟箇籥

栝三邦。底貢厥名。箇籥美竹栝中矢榦三物皆出

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箇

求。願。

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蒼近附近之近

籥籥籥至稱善。正義曰籥籥美竹當時之名猶

是兩種竹也蕭慎氏貢浩矢知楷中矢幹三物皆出

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

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

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橘柚 **匭**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匭匣之

字皆從匭匭亦從匭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

所包之物則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

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上肅 **匭菁茅** **匭匣**也
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菁以為蒹茅以縮酒。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
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
甲反又音甲蒹切韵 **匭**匭匣至縮酒。正義曰匣
側魚反縮所六反 **匭**是匭之别名匭之小者菁茅

所盛不須大罍故用匱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藿故
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萹菁也萹菁處處皆有而令此
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貢楚云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
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
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茵茵讀爲
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
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
此州貢茅茅言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
或云茅有三春素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
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
三茅春以爲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荆州所有也鄭玄
以菁茅爲一物歷猶纏結也菁茅之有
毛刺者重之故旣包褻而又纏結也

組 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纁

類。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
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玉篇璣依居祈二反組音祖

馬云組之纒李邕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纒絳一

文也名也考王記云三人爲纒五入爲緞七入爲緞鄭云

纒者二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緞又再染以黑則

爲緞玄色在緞緞之間其大入者是染玄纒之法也

此州染玄纒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

爲珠類王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尺

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馬云尺二至納之。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

納入也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



龜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

命乃納之言此大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沱潛

漢四水名木或作潛
于漢非逾羊朱反
潛 浮下江花潛漢。正義曰浮
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

有于
誤耳荆河惟豫州
傳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伊洛瀍

澗既入于河
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

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瀍直然反澗
故曩反渾音魂

又胡困胡昆二反河亡淺反又亡忍
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
傳 豫州。伊
出至入河。

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
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

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
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

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
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

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
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榮波既豬
傳 榮澤波

水已成過豬

○榮戶扁反榮澤也波如字馬本作播榮播澤名過鳥葛反

通澤至

過豬。正義曰沈水入河而溢為榮榮是澤名洪水

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過豬

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為

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其縣東言在榮澤

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榮播謂此澤名榮播春秋

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

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榮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

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導荷澤被孟豬

通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

水流溢覆被之

○導音道下同荷徐音柯又土可反注同葦胡阿反破皮寄反徐扶義反

及爾雅皆作孟諸宋數澤也通義曰地理志山陽郡

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

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

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

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音高者壤下者墳壚音盧說文

黑副土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音田第四賦第二又

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音纊細綿。勅其

反紵直呂反纊音音纊細綿。正義曰禮喪大記纊綿切韻武延反音候死者屬纊以俟絕氣卽纊是

新綿耳織是 錫貢磬錯音治玉石曰錯治磬錯音治

玉至磬錯。正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

磬錯也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音東據華山

之南西距黑水

○華胡化反 又胡瓜反

梁州。正義曰周禮職

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

之境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

巴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岷武中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

播 **地理志**云蜀郡有前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沱

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

潛既道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

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旅如字韋音虛和如字又作

蘇鄭云和讀曰涇 **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治直吏反下同

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小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

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

○黎鄭力兮反徐力秋反馬云小疏也

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田第七至三等。正

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

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

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

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厥貢璆鐵璆音蚪徐又居蚪反

又闕幼反馬同章昭郭

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

紫磨金鐵天結反鏤費反

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
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
熊羆狐貉織皮

四獸之皮織金罽
○熊音雄羆音彼宜反如熊
而黃羆力疑反罽紀例反

金罽。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
獸之皮釋言云羆罽也舍人曰羆謂毛罽也胡人續

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羆為罽織毛耳
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西傾因桓是來

浮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各桓水是西傾山南行因

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
○傾窺
沔。正義曰

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
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

是來浮于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
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存水也

不知南行幾
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

入于渭
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

流為河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水日海入于渭

亂于河越河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

治正絕流曰亂音謂越河至曰亂正義曰計

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

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之

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黑水西河惟雍

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州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翼州西雍於

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王肅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本皆

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東而

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翼州西界故謂之西為東

制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西也

弱水既西

傳

導之西流至於合黎

傳

導之至合黎。正義曰諸水

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

汭

傳

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

○涇音經屬之蜀反

汭本又作內同如鏡反馬云入也逮音代

傳

屬逮至於渭。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逮逮及也

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而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

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峴頭山東南

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傳

漆沮之水

已從入渭澧水所同同之於渭

○沮七徐反澧芳弓反

傳

漆沮至

於渭。正義曰詩云上涇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關

朝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
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
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
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扶
風鄠縣東南北過
上林苑入渭也
荆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

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治直已旅至之荆正義曰洪水之時

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
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

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終

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終南山名漢

太一山秦記云又名地肺三山至相望正義

惇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
名故辭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
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

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

于豬野 **傳** 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傳** 下濕至致功

○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鄭玄以為詩

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

敘 **傳**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

功 **傳** 西裔至之功 ○正義曰左傳稱舜云 **悲反** **傳** 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

是二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敦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

傳云先王居橈柎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

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

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
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
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

下

田

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田

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

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
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
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
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
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
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

球

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球音求琳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山海經云

崑崙山有琅玕樹

球

球琳至似珠。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

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

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

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

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

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

而北釋水云河千里而一直故千里而東于里而

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

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

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誤為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上時 掌反 逆流至西上。

會于渭汭 逆流曰 正義曰會合也人

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

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

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
終言發都史去明諸州皆然也
織皮崐嶠析支渠

搜西戎卽敘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

沙之內羌髡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魯門反馬云崐嶠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

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

此發渠搜是也髡音

謀又音毛西戎國名

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崐嶠嶠也析支也渠也搜

也四國皆是我狄也末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

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髡從之此是羌

髡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

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嶠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

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嶠嶠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

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

戎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崐嶠嶠為山謂

別有岷嶓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
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

荆山傳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

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牽

本作 導岍及岐。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
開 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

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察其山相連屬言此
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

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里志云禹
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

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
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

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
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

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更理至雍州。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

漢古略

地理至雍州。正義曰：荆岐上。其矣而此復言。

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

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

稱導山者導山木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

英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為岍山岐山在美陽縣

西北荆山在懷德 **逾于河** 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縣三山皆在雍州 **此謂至西河** 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

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

不絕從此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在翼州太岳

而渡河也 **三山至黨西** 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

上黨西 **在河東北** 岍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

南太岳在河東毓縣東是三山在翼州 **底柱析城至**

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于王屋** 此三山在翼州南河之北東行

韋知父反又知女反 **底柱** 此三至東行。正義曰地

底柱山名在河水中 **理志云** 析城在河東濩澤縣

尚書流 **卷之六** 三十一 **及古**

底柱山名在河水中 **理志云** 析城在河東濩澤縣

尚書流 **卷之六** 三十一 **及古**

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
太陽關東折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
北東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傳此二山連延東

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

勝名故以山言之

○行戶剛反又如字滄音倉勝音升

傳此二至言

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常山
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
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
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
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
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
淇近太行恆衛潯沱滹傳西傾朱圉鳥鼠傳西傾朱圉
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峯雞州

之南山。頤窺并反。西傾至南山。正義曰：地

西南朱圜在天水與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

也地理志云烏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

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

三若皆雍州之南山也。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

如字又。相首尾而東。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

戶化反。在京兆華陰縣南烏鼠東望太華太遠故

云相首尾。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

而東也。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方外淮出桐柏經陪尾

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

下互相備。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四山

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至相備。

○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

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

尚書疏

卷之六 三十一

及

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
 豫州界也凡東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
 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
 云皆堯舉所施功之山於上面
 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

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荊州
 尚反

嶓 漾水至荊州。正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嶓
 嶓既嶢是嶓冢在梁州也荊州以荆山為名知荆山

在荊
 州也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

所經 **內方** 至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
 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

無大別 **大別** 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
 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

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

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
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

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

衡陽惟荊州是江
所經在荊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

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

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岷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

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

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

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
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

黎傳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馬云地名

○

導弱水。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此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流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岷嶺，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合黎至沙東。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

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
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剛
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
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
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
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
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
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
音逸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水至南海。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
三千餘里故漢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
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
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
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
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

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傳施功至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

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辰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

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

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

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

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出崑崙里數遠近

未得詳也南至于華陰

傳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至東

行東至于底柱傳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

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號之界見賢遍反又東至于

孟津傳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孟

津如字洛北地名湊七豆反孟孟津至為津。正義曰孟是地

津傳云地名謂子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

縣南孟津池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

武王渡之近世東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傳洛汭洛入河

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伾本或作伾音

翁反又敷眉反韋音洛洛汭至北行。正義曰

郭撫梅反字或作洛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

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

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

玄云大岷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岷乎瓚言當然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

降如字

鄭

戶江反降水至澤名。正義曰

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又北播為九河

鄭

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

殺所界反溢字

又作溢於賣反 同為逆河入于海

鄭

同合為一大

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渤海反

同合 同合至敘之。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

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 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其意與孔同 潘冢導漾東

流為漢 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

東流為漢水 **泉始至漢水**。正義曰傳之此言

水出隴西氏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

知潘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

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

州向異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

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

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

尾亦與漢合 乃入于江也 **又東為滄浪之水** 別流在荊州。浪音郎

別流 別流在荊州。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

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

在梁州故此
云在荊州
過三滢至于大別
三滢水名入漢大

別山名
制反
南入于江
觸山廻南入江
觸尺玉

反
東匯澤為彭蠡
匯廻也水東廻為彭蠡大澤

徐胡罪反
韋空為反
東為北江入于海
自彭蠡江分為三入

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
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孔為三江既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
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

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
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

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
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

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疏方
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

澤入海既近則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
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

古是古今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沱唐 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
河反 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

南流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名。澧水名。正義曰鄭玄

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
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

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
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

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 過九江至于

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為水名 東陵 江分至

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 東池北會于

滙 滙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

○滙以商反馬云靡

也 **滙** 滙也東溢至彭蠡

正義曰滙言靡滙邠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

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也者為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與文耳

東為中江入于海

滙 有北有中南可知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

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導沈

水東流為濟

泉源為沈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

○沈音竟泉源至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又以轉反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

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里

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入于河溢為滎

濟水入河並流十

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榮澤在教倉東南

○數色主反下同一本作十所驗為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

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丘

再成音桃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

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荷荷澤

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濟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

北折而東折之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

東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

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沂東入于

海

海

海

傳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傳

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秦

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

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

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導渭自鳥鼠同穴傳鳥鼠共為雌雄同

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傳鳥鼠至出

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鴝其鼠為鼯李巡曰鴝鼯

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

而短尾鴝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

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

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

于涇

傳

灋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

音豐

又東過漆沮

允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餘司空東會于灋又東會

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入于河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職反翊與

傳漆沮至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

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

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

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導洛自熊耳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澠傳會于

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傳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

于河傳合於鞏之東鞏恭勇反縣名屬河南郡九州攸同傳所

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傳四方之宅已可居隩於六反玉篇於

報反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反九州名山已蓋

未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

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滌符歷反陂彼宜反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反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

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貫

工喚反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反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

謂壤墳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反皆法壤田上守下大較三品

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音角九州五中邦。正義曰昔堯九遭洪水道路

閩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摠敘之今九州所共
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川
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
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
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
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
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
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
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
安海內於此摠結之。○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
州所同與下爲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
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
方至可居。正義曰空闕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
爲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內
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溢
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
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摠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
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刑摠決除已訖其皆

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在前大水旅祭禮廢已
 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
 登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
 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
 言既陂往前盤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
 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圖]四海全化
 和。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
 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
 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
 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
 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漢云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
 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圖]交俱至
 過度。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
 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木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
 正謂壤墳墟還復其壤墳墟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
 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墟耳故舉三者

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
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皆法至害除。

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
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

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為
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

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
害除也九州即是。邦故傳以九州言之。錫土姓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傳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

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

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徐音

怡行下孟。錫上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
反注同。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

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
與所生之土為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

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圖]台我至行者。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莫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五百里甸服。[圖]規方千里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甸。

田遍反為。五百里甸服。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于偽反。[圖]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

爾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
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
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卽爲一節
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
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
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轍
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
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
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
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
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
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
爲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
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
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
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百里賦納總** **傳**甸服內之
甸服內之

百里近王城者禾稟曰總入之供餉國馬

○納如字
本又作內

近橐故老反供音恭飼音嗣甸服至國馬

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

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稭禾

穗與橐總皆送之故云禾橐曰總入之供飼國

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

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亦作榘音遂

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

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針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

刈故以銍三百里納結服結橐也服橐役或作楷

表禾穗也工入反馬云結橐也服橐役正義曰郊特性

去其穎音蘇云莞節之安而橐結之設結亦橐也

雙言之耳去穗送橐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

什一而得橐粟皆送則結服重於納銍則非近重遠

輕之義蓋納粟之外對酌納橐服橐役者解經服字

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

尚納粟此當稟粟別
納非是徒納稟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

者少麤者多

傳所納至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

什一但所納有精

傳為少禾稟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

麤遠輕而近重耳
五百里侯服
傳甸服外之五百里

侯侯也斥侯而服事

傳甸服至服事。正義曰侯

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

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侯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侯

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

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里采
傳侯服內之百里

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傳訓為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

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

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
傳男任也在

王者事

而鳩反下同

傳男任也任王者事。正

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
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諸

侯傳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偽為于

疏三百至一名。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
同為王者斥侯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

五百共為一名言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

諸侯以示義耳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遺反綏安至政教

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

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

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

武侯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

王為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為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

服舊有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

二名

之二百里皆同

○揆葵癸反 度待洛反

義

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詁訓揆為度

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于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

義 **二百里奮武衛**

傳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

所以安

○奮方問反

義

文教至以安。正義曰既言三

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各此服為安

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

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

傳

綏服外之五百

里要束以文教

○要一遙反束如字一音來

義

綏服至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

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

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為要見其疎遠之義也

三百里夷

傳

守平常之

教事王者而已

馬云夷易也

二百里蔡

傳

蔡法也法三百

里而差簡

差初佳反又初賣反

傳

蔡法至差簡。正義曰

三百里夷夷訓平也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邇遠差復簡

易言其不能

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

傳

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

又簡略

傳

要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玉肅

簡略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畧於要服之蔡也

三百里蠻

傳

以文德蠻來之

不制以法

傳

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

也其意言蠻是縉也縉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

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
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制侯綏要四服俱有
土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
服力役田稅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荒
服既不役田稅亦無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
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銓之差但此據天子
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凡於要服傳云要來
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
云探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洪又不近外邊
不為武衛其要服又要來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
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
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
服逼近夷狄要來始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

其俗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

流移至千里。

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
不復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

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朔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旣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上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五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

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聖數異者
堯與周漢其地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
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
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
若其廻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
漢據廻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草易自
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
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
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
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
制漢世爲之不
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傳 漸入也 被及也 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

朝見也與音預朝直遙反見賢遍反 訶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傳** 玄天色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

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密反

疏

東漸至成功。正義曰言五

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於流沙其北與南雖在

服外言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

功蓋天下西漸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

其能成天下之功也。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

沾濕故為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

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

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

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

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

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

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玄天至

功成。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之

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蓋加于四海故堯

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夫禹

謨舜美禹功云地平

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註疏卷第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夏啓嗣禹位伐有扈

之罪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妣姓之國為無道者案京兆鄠縣

卽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啓與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

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甘誓。正義曰發首二句

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

意小異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收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傳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

○將子匠反

王曰嗟六事之人

傳

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傳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

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侍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

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

○侮亡甫及正如字徐音

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臥反

天用勦絕其命

用其失道故

勦截也截絕謂滅之

○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

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欲截絕之

○罰音伐

左不攻

于左汝不恭命

○

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

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

御以正馬為政

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

○御魚慮反

用命賞于祖

○

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用命戮于社

傳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

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

嚴社之義

○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

予則孥戮汝

傳

孥子也

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耻累也

○孥音奴累劣僞反

傳

大戰

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

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乃言曰

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

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

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尖道之故今

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

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眾在車左者

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

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

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

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
 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
 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
 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
 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
 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
 大戰○各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
 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
 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
 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
 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五行至
 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
 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謂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
 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
 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非也
 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

五帝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
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
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
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
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
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
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
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大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
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
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
姓則爲啓之兄弟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
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
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
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
同姓。○禮用其至滅之。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
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云有所稟承不敢
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

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禮**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復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禮**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

則罪之詩云兩駢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
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
在後故總解之。○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
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
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
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
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
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
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
祗社釁鼓視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
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
非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
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
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
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勳乃至太
祖賞耳。○天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
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
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釋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

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釋

太康五

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五

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須于

釋

太康至之

馬云止也汭如鏡反本又作內音同
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
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
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
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

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正義曰史述

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尸位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

本又作佞豫本又作豫仔音同

滅厥德黎民咸貳

君喪其德則衆

民皆二心矣○黎力兮反

喪息浪反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

無法度

○盤步丁反本或作繫度如字樂音洛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

反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甸田獵過百日不還

音田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諸

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

○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音巨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

御侍也言從畋

○從如字或作才用

非反溪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

○溪胡啓反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述循也歌以敘怨

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

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
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
堪忍太康之惡率眾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
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
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
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
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
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
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
作文之勢當然也。○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
有窮至廢之。○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
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
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
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
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
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射日烏解羽歸藏易亦
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
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

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若為何也夏

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

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

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

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

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

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

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憶之

訓民可近不可下 **傳** 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

之下謂失分 ○近附近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傳** 言

近分扶問反 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傳 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 **傳** 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 ○二

如字

又息暫反
見賢遍反

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傳 上萬

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

危懼甚

○懷力甚反朽許久
反馭音御腐扶甫反

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傳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

傳

其一全不敬
○正義曰我

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
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
之本本固則邪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
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
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
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
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
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懷懷乎危懼若腐索之
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
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

傳

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訓**言能至眾心。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眾心也。○**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十**萬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慄慄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尚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作禽荒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

獸 作爲至鳥獸。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

騶 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

騶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

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

鳥獸並取故以

禽爲鳥獸也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甘嗜無厭足

峻高大彫飾畫 甘一音戶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

反牆慈羊反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

有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陶唐至四方

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

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

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法制自致滅亡○辰之履反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貽以之反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

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遺唯李反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

亡○覆芳服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

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

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若之法遺其後世之
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旣足
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爲政今太康
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
所以滅宗祀也。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那之
君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
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
時所制其事不爲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
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惠及後世。金鐵至取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
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
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
鐵曰石言絲綿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
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正
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
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慙
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
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
 和平則官民皆是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
 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
 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
 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
 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
 入金不從草之條費
 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曷何也言思而悲

。曷戶
 割反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傳

仇

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傳

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

賢士

。鬱音菊陶音挑鬱陶憂思也忸女
 六反愧女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

弗慎厥德

雖悔可追

傳

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

雖如字或作雅

○

其五至可追

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

悲太康為惡壽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

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

內情怵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

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仇怨至國乎。**○**正

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

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鬱陶至賢士。**○**正義曰孟子稱舜象見舜云

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

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

故以顏厚為色愧怵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

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羲和酒淫廢時亂日

傳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

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酒徐音緬面善反
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胤往征

之作胤征

傳

胤國之君受上命往征之

○胤國名

胤征

傳

奉辭伐罪曰征

傳

羲和至胤征。正義曰

時之官今乃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

乙不以所掌為意胤國之侯受上命往征之史

敘其事作胤征。○**傳**羲氏至甲乙。正義曰羲

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

也羲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有重黎之後使

典天地以至十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

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以甲乙為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傳**奉辭伐罪。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

傳

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

音兆

胤侯命掌六師

傳

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

司馬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傳

舍其職官還其私

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

音捨

胤后承王命徂征

傳

徂

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傳

惟仲康至徂征。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

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傳**羿廢至天子。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旣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旣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傳

誓勅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傳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

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厥厥

后惟明明

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遣人以

木鐸徇于路

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

適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言百

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

失常

○藝本又作藝更音庚技其綺反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言百

官廢職服大刑

告于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義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

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

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

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眾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盾欒卻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

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愆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眾臣。

適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適人不知其意蓋訓適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

訓適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

謂之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

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

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

爾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

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官

衆至矣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

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之過

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

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

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

百工以上不得不諫也。言百至大刑。正義曰

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教文也顯氏云百官衆

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

義和顛覆厥德。顛覆謂及創將陳義和所犯故先

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覆方服反。沈亂于酒畔官

離次。沈謂辭莫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智反。微

莫莫定反又亡丁反。微

尚書卷... 卷之... 四

擾天紀遐棄厥司傳 倣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

所主也倣本又作併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傳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

食可知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傳 凡日食天子伐鼓

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鼗夫主幣之

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音色

馳車馬曰馳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 主其官而無

步曰走供音恭傳 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

王之誅傳 闕錯天象言昏亂之甚于犯也政典曰先

時者殺無赦

傳

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

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

時則罪死無赦

先悉薦反又如字註先時先天同赦亦作赦治直吏反

不及時

者殺無赦

傳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

後之差別無赦况廢官乎

後胡豆反

傳

惟時至無赦。正義曰言不諫

一尚有刑廢職解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瀆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殺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昏

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
 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
 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誅
 也。○**覆**顛覆至之誅。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
 倒也人常豎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
 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
 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
 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為大罪乎。○
沈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沈大醉冥然無
 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始**始至所主。○
 正義曰始始遐遠皆釋詁文據謂煩亂故為亂也洪
 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
 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辰**辰日
 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
 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
 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月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

行天一則又遂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聚會爲辰一
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
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
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爲合也日月
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
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共處
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
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
知不然者以集是上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
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
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
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
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社預以爲伐鼓于社責
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
食陰侵陽故社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
 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若之象故傳以為貴
 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
 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
 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
 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教日月亦如之鄭玄
 云王通鼓佐擊其餘而則教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
 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
 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齋夫之官禮云齋夫承命
 告于天子鄭玄云齋夫蓋司空之屬也齋夫主幣禮
 無其文此云齋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
 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齋夫必是主幣之官
 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
 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齋夫馳取幣禮天神庶
 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
 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
 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
 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

大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

美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圖政典**至無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爲入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

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
 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
 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
 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
 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
 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
 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漏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眾

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

督其士眾使用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

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崐音昆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

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熾厥渠魁脅從圍治

熾 熾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也

王師者皆無治○熾子廉反魁苦回反 舊染汗俗咸

與惟新言其餘人又染汗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

一無所問○汗烏故反汗辱之汗又音烏澆泥著物也一音烏臥反 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 愛克厥威

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眾信無功 其爾眾士懋

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懋** 懋音茂 今子

哉○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 奉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

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
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
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
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養和之身其
被道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汗穢之
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
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
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
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
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
也。○**○**將行至子弟。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
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
殺淫瀆之身養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
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
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山春至害王
○正義曰釋山云山春曰剛孫炎曰長山之春也以
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王喻誅惡害善也。○**○**逸過至
於火。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

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毗睢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口殲眾之盡也眾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傳

十四世凡八徙國都

○契息列反殷之始

祖入遷之書史唯見四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傳

契父帝嚳都亳

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亳旁各反徐扶各反嚳苦毒反

作

帝告釐沃

傳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

○告工毒反釐力之反沃

徐鳥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並通

傳

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

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
 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
 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
 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
 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
 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鳳十四至國都。正義
 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
 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
 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
 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
 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
 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
 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
 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
 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
 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

國雖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
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
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
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
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土是湯將
欲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
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契父至
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
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
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生是契父
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
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
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
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
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
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
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
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

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湯征諸侯

傳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傳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

湯始伐之伐始於葛。○**傳**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

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玉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爵以地宗

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於
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
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語云初征自葛是也孟
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
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
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
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
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作湯征述始征之
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

傳

伊尹字氏湯進於桀

傳

伊尹至於桀○正義曰

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數湯
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
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
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使之爲反間也與此說殊復扶入自北門乃遇汝

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又反

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方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入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

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止



